

德齡女士著 萬千譯

慈禧太后外傳 (全)



清慈禧太后造像

慈禧外傳 (Imperial Incense) 目次

原著者——德齡女士 譯述者——萬千

一	金沙	一
二	太后擬作鐵路旅行	六
三	車上的工役	一四
四	鐵路官員	二二
五	隨駕大臣	二八
六	鸞輿	三七
七	接駕	四五
八	御衣庫	五二

九	天廚玉食·····	五九
一〇	皇上·····	七〇
一一	侍從女官與宮女·····	七六
一二	行宮·····	八四
一三	中途·····	九二
一四	馳名天下的直隸總督·····	一〇〇
一五	山海關·····	一〇八
一六	老佛爺安抵故鄉·····	一一六
一七	古宮·····	一二四
一八	列代帝王的遺物·····	一三二
一九	青狐大仙·····	一四一
二〇	射圃·····	一四八
二一	愛子情殷·····	一五六
二二	內宮劇院·····	一六三
二三	歸程·····	一六八

一四	桑葉的奇蹟·····	一七六
二五	各業藝工·····	一八四
二六	御犬廐·····	一九八
二七	內府浮華·····	二〇六
二八	昆明湖·····	二一四
二九	御醫·····	二二二
三〇	仁愛和公正·····	二三七
三一	朝荷迎日·····	二四四
三二	老佛爺的梳妝檯·····	二五二
三三	上苑名花·····	二六七
三四	銀盆入浴·····	二七四
三五	不祥之兆·····	二八二



一金沙

一條蜿蜒曲折的大道底兩旁的田野裏，到處積着纔落下的桃花，彷彿鋪上了一條緋色地毯；空氣中，隨時可以聞着一股濃烈的香味。這是一條長得看不見盡頭的大道，遍地鋪着金子一般的黃沙，把人馬所踐踏的痕跡全掩沒了。

許多盛裝華服的人跨着馬，戴着貂尾做裝飾的朝帽，組成了一隊光輝燦爛的隊伍。他們座下的馬都是最好的蒙古種，光滑的毛片，長而整齊的鬃毛，時時發出耀眼的光來。馬鞍上都鑲着珠寶，笨重的腳蹬上也嵌了許多寶石，或是漆着種種顏色，在日光裏不住的閃

嫌着。

在這些馬所踢起來的灰塵的後面，有一乘全部放着金光的大轎。轎子的兩邊，畫着兩條張牙舞爪的金龍。抬轎的是十六名太監，在這座轎子的裏面，像廟宇裏所塑的神道一般，端然不動地坐着的，便是當時的皇太后，——慈禧——中國四萬萬人民的主宰。

在這座鸞輿的後面，還有六乘全部漆着紅色的大轎，每一乘大轎，有八個太監抬着。這就是侍從女官們所乘坐的，我和我的妹妹容齡，便是其中之一。

整齊的行列，在一重極度肅靜的空氣裏前進着，人和馬都難得有聲音發出來，偶然可以聽到格拉格拉的幾響，那是笨重的轎槓，在轎夫的肩膀上轉動的聲音。除此以外，就祇那個天下聞名的大太監李蓮英，不時向隊伍中的人呼叱着。因為這些儀仗，這些行列，事前都是由他一個人很周密地佈置下的，所以大家都得服從這個可怕的魔鬼的命令。

從頤和園的大門起，一直到熱河行宮的大門止，在這一條幾百里長的官道上，遍地是鋪着金色的潮溼的黃沙。尋常的百姓們，都不准走上這一條御道來，他們連站得近一些，瞭望鑾駕在這裏經過也不敢。

行行重行行，這一條黃蛇似的御道，漸漸地折入蒼綠色的山谷中去了。我們暗暗在猜測太后這時候心頭上所懷的是怎樣的一種感想？她離開熱河差不多已經有整整的五十

個年頭了，那個地方，可算得是她的發祥之地。其時，她還是咸豐皇帝的一個極美麗，極年輕的寵妃。——蘭貴妃咧，因為咸豐突然死了，便勾起了朝中兩位權臣的陰謀，他們想把她那年幼的兒子——同治——黜廢為庶民，剗奪下他的皇位來。

雖然那時候她對於朝中的一切政務，一些也沒有經驗，但她終於用了一種極巧妙的策略，騙過了那兩個陰謀家——怡親王載垣和肅順。懷着滿腔的憂慮，把她的兒子搶出了虎口，就在這一條黃蛇似的御道上，從熱河逃回了北平。當時在路上保護她的，便是御林軍指揮榮祿。在慈禧沒有給咸豐選去做妃子以前，榮祿就是她的情人；後來榮祿仍克盡厥職地做她的忠僕。他們兩人中間的一番戀愛，却就此很沉痛地犧牲了。

到如今，差不多已過了半世紀了，榮祿是死了，她所愛着的兒子——同治，也早已不在，所剩的祇是一個最好滑的李蓮英，依舊伴着她，從這同一條道路上，再到她的發祥地——熱河去。

離開紫金城——那個充滿着野心的地方——一步一步的遠了，皇太后的一大隊人馬，不住的在這條黃沙路上前進着；但是五十年前的人馬的蹤跡，已像過眼烟雲一般的不可再見了。

前進，前進，越過了那些綠色的山頭，偶然在幾處預先佈置好的廟宇裏歇息一會……

接着，又繼續前進。這一隊美麗的行列，終於是在熱河行宮前的那片大空地上紮下了。這裏的一切，都是靜止得像死的一樣！

這些宮殿的屋面上，雖也同樣的鋪着黃色的瓦片，簷角上也滿繪着麒麟龍鳳之類，但是這些工程，看起來終不如北京禁城裏的宮殿或頤和園裏的宮殿那樣的精緻；想必是滿洲人的手藝比較粗笨的緣故。

成羣的女官，太監，和宮女，默默無聲地隨在太后的後面，很迅捷地走着。太后的行走，本來原是很輕快的，其時，她似乎急着想回到從前的境界中去，因此在這些冷落的宮殿裏，穿來穿去的走得彷彿更快了。她把以前她做一個年輕的皇妃時候所到過的地方，幾乎全走遍了。

後來，她忽然用極柔軟的聲音，獨自感嘆起來。我因為緊隨在她的肩後的緣故，可以很不費力地聽她說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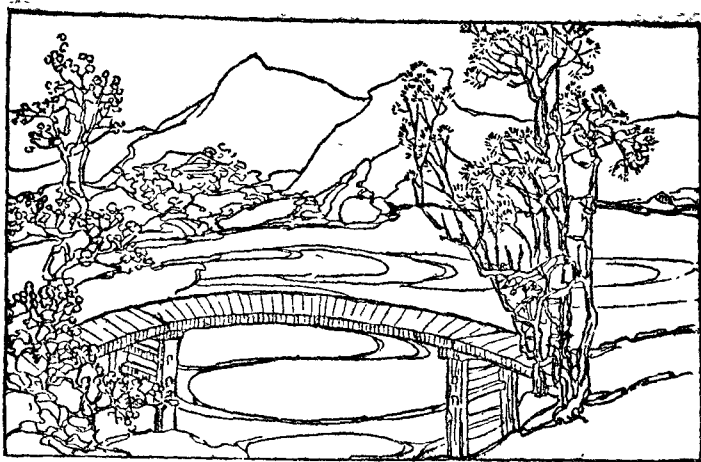
「這一個寶座，就是我們的兒子，在行加冕禮時所坐的！我們至今好像還可以看見他坐在那裏。——景象是跟昨天一樣——他所穿的是全套皇帝的服飾。」

她用這樣靜穆的聲音，追念着這個可以紀念的加冕禮，當這個加冕禮舉行的時候，也就是她三度攝政的起點。這種種情形，簡直是同昨天一樣。而她現在所站的地方，也就是昨

天所站的地方！她目不轉睛地注視着她的愛兒在這上面行加冕禮的那個寶座，好久不作一聲，也不回頭來看她身後排列着的一行隨從，只低下了頭，拂過了第一個女官，以至於最後的一個小太監，又穿往別的殿上去了。

她又指着另一座宮殿告訴我們，這是咸豐死後停靈之所，她說得是非常的真切，我們彷彿看見有一個已死的咸豐，躺在她所指着的地方；而他所丟下來的一副千金重擔，只得讓他的嬌弱的蘭貴妃給他擔當了。——就是現在這個說話如此靜穆的老婦人。

在沒有到這裏來以前，太后已曾告訴過我許多關於她自己的歷史；現在，她就把它當日最繁華，最幸福的幾段事情所發生的地點，一一指點給我認識。這對於她，是多麼傷心啊！但是當我們後來離開了熱河行宮回到北京走進了頤和園的大門之後，這些悲痛的陳跡，便絕不費事地擲出了我們的腦神經外去了，猶如翻過了一頁歷史一樣；而從此，這一部份的歷史便永遠不再有人去翻看了！



二 太后擬作鐵路

旅行

近來太后的脾氣似乎已變得很歡喜動的樣子。我想，也許她是受了上回那一次熱河之行的影響。在沒有到熱河之前，她的足跡所至，總是跳不出紫金城和頤和園這兩個地方。雖然在庚子年拳匪之亂的時候，她曾經到西安去過一次。此外，或許宮中的那些朝參大典，以及每天和大臣們集議軍國大事的早朝，也不免使她覺得有些厭倦了。但不管她究竟是爲了什麼緣故，總之，她是很熱烈地在希望過一些不同的生活。我又想我平時對於我自己的種族——滿洲人，所加的種種神祕的猜

測，或許也有幾許關係。至少，當太后的主意決定之後，朝上所收到的奏章裏，已把一切責任全怪到我頭上來了——雖然沒有指名直說。我想我妹妹或者我自己也許確曾對奉天——即遼寧，乃是當初滿洲的首邑，一六四四年我們的祖宗就是從那裏進來的——這地方表示過好奇的心理。

後來，皇太后是決意要上奉天去走一遭了。順便看看那些古宮。當然，她的主意一經決定之後，便等於是已經實行的一樣了，立刻就有電報打到奉天去，知照那裏的人，準備一切。雖然那邊的宮院也像熱河行宮一般的常川有人看守着，可是在太后未啓程以前，北京方面又另派了許多人去，目的是要把那幾座久已空閉着的宮殿，點綴得像紫禁城和頤和園一般的華貴。

但是從北京到奉天的路程，委實是太遙遠了一些，連太后自己也知道不能再乘鸞輿去了。而且她恰巧已從外國鐵路公司那裏買來了一列「御用列車」，雖然她已化了一筆驚人的巨款，——這並不是鐵路公司的人欺騙她，實在因為經手的人都要錢，一層一層的加起來，到最後，它的總數竟足供一個較小的國家的全年的開支了。其中，李達英當然也有分，誰也不知道他得了多少的銀子。——但是她却還不會使用過一次咧！她慣常是富於好奇心的，所以這一次，決意要想試一試坐火車究竟是怎樣的一種滋味了。她實在是難得離

開北京城的，借這個上奉天去的機會，她想看看她自己所統治着的土地；也許她還想見到幾個平民，不過這一點，在事實上是不可可能的，因為尋常的平民，照例是不准見她的，於是她也就不能見他們了。每逢聖駕出巡的時候，不但大道上不許有什麼閒人逗留，就是附近的小街上的行人，也必被驅逐淨盡。然而據我和我的妹妹所知道，每當皇太后或皇上在街上經過時，兩旁的居民們無有不在家裏挖開了紙窗，從一個一個小孔裏偷看着。

但是因為皇太后們所乘坐的鸞輿，以及女官們所乘坐的紅色大轎，都是遮得密不通風的緣故，他們實在並不能看見什麼。我有時往往歡喜把我的轎簾拉開一些，以便瞧瞧外面，但是也不敢拉得太開，使外面的人能夠看見我；否則我就要受到很嚴重的指摘了。

在聖駕東行之前，儘有許多事情須得準備咧：第一步必須讓太后下一條正式的上諭，指定她的專車將於何日自北京開往奉天。同時，還得添製一條新的法律，就是凡當太后的專車在路上行駛的時候，全路的無論那一段，都不准再有旁的車輛移動，違者處以極刑。當然，這一次京奉鐵路上的長官，都不免被派為基本扈從人員了。此外，太后又得隨意挑出幾個重要的廷臣來同行。至於其他的一切籌備工作，便由我和大將軍慶善負責處理，這裏也不及細寫。

最先，是鐵路工人都得忙碌起來。這列御用專車決定掛車十六輛，以便裝載全部的官

員，太監，宮女，以及各種用具，材料等等。但這些車輛在購到以後，還從不會行駛過，爲慎重起見，少不得先要施行一番檢查；這一部份的工作，便儘先立刻開始了。其次就是要把十六輛車子完全改漆代表皇族的黃色，能夠保持本來面目的，只有那一輛機車。我想皇太后如果想到了這一點的話，她是決不肯讓這輛機車不換顏色的。這是多麼可惜啊！我們竟不能有，一輛黃色的機車，拖着我們，在中華的原野裏往來馳驟，使我至今還覺得不勝抱憾！

皇太后的行意已決之後，照例還得教朝臣對這件事發表一些意見，因爲往常她總是要徵詢他們的意見的。不過，據我所知道，事實上她雖然常從內庫裏支出很可觀的數目去賞賜她的臣子，可是對於他們所貢獻的意見，卻往往是非常的漠視；尤其是那些和她自己的意見相左的話，那是更不願意聽了！這一次她爲着要服從習慣，沒法又下了一道例行公事式的上諭，可是這上諭下去之後，廷臣就不免大大的忙亂起來了，奏章像雪片似的送進來。他們的大意，都不外乎下面這幾句話：

「伏念中國自堯舜以來，歷朝帝主，未聞有輕以萬乘之尊，托諸彼風馳電掣，險象環生之火車者；況我皇太后春秋已高，尤宜珍攝，以慰兆民之望。……即朝中各事，亦端賴聖意裁決，不可一日廢弛。故臣等誠望我皇太后勿爲夷人之妖言所惑，罷東幸之行。實爲至善！」

這裏所謂「夷人之妖言」大概就是指我和我的妹妹而言。

在我們準備起程的二十天之內，差不多每天總有這種奏章送進來，可是皇太后卻一概置之不理，隨手撕成片片，丟滿了一地。這也是她的習慣，每逢見到有什麼跟她自己的意見相反的奏章，她總是這樣撕掉的。她還很着惱地說道：

「從前的皇帝沒有坐過火車，有什麼差別呢？要是那時候已有火車的話，他們怕不早就坐了！而且就是有什麼危險，我們也不怕！我們向來是不怕危險的。尤其可惱的，這些奴才們竟敢說我是老了！」

我聽了這話倒覺得很奇怪，因為那時候，她的年齡已快近七十歲了。她的面部，她的手指，也和尋常的老年的女人一樣地顯露着老的象徵了；可是倘有人直言無諱的說她是老了，她就不免要非常着惱的。

「……再者，他們也不該說，」她繼續的自語着，怒火逐漸上升了：「因為這裏有些事情要辦，我們就不能離開北京！難道說他們竟不知道我們的人走到那裏，整個的朝廷，便跟隨到那裏，所有的事情，不是依舊可以辦嗎？像庚子那年拳亂的時候，我們望西安一走，洋兵便跟不上來了；而我們的朝廷，卻是依舊在我們的手裏！他們竟連這些都不明白嗎？這樣愚蠢的東西，要他們幹什麼！」

於是，動身的吉日良辰便隨着決定了，每個人都是很狂熱地在忙着準備。從李蓮英起，一直到最低級的宮女；從執政的大臣起，一直到鐵路上最小的差役；從皇太后和宮眷起，一直到我們這些侍從女官，個個都是一樣的忙亂。

當然，從朝門一直到火車站去的一條大路上，又得照例的鋪上一層黃沙；這些黃沙都是浸得很溼的，像海邊的沙灘一樣，爲的是免得給風括起來。一出紫金城的大門，我們便一齊上了轎；我的轎子恰好緊隨着太后的鸞輿。我們穿過了中華門，前門，沿着前門大街，一直到永定門；那裏，就是我們上車的所在。

皇太后的鸞輿自然還是用十六個太監擡着，而且是決定要帶往奉天去的，已特備一輛棚車裝載它。

我和其餘的女官們，都照例的坐在紅色的大轎裏。在我們的左邊，我先看見了天壇上的一個藍色的發光的圓頂，後來又在右邊望到了那座先農壇。

最後，永定門到了。我們的行列便魚貫似的穿過了那個門洞，直到站台上才紮住。這時那列御用列車，已安安穩穩地停靠在那裏了。十六輛車子，一般的漆着極美麗的金黃色，看去是多麼別致啊！雖然它們的輪軸都還保持着原來的黑色，然而在很跼促的二十天工夫之內，這些漆匠們已能把十六輛車身完全漆齊，也可見他們的工作，委實是很勤苦的。

了。

車旁，照例有許多常用的鐵製的踏步，可以讓我們走上去，然而太后卻不能這樣草草，非得另外替她準備一條特別的道路不可。不過她倒也不急急的要上來，她先想看一看這列火車的究竟，因為她對於這一系列御用火車，固然還是第一次見面；就是其他的火車，她也從不曾見過咧！據我所知道，除掉我偶然給她講過的一些關於火車的常識之外，她連一張火車的照片也沒有見過。因此，我又不免暗暗在替那些行車的鐵路員工擔心，也許這列火車的轉動，會有什麼使皇太后不滿意的地方，他們就得連帶送命了。只要這個老婦人隨便說一句很簡單的話，他們的腦袋便立刻可以吊下來！

今天，我們的皇太后是真像一個小孩子得到了他的聖誕禮物一樣。

在她沒有走上這一系列神祕的火車之前，她決意要看看它畢竟是怎樣的一件東西？於是她就停了鸞輿，開始發出命令來。她先教火車慢慢地望前開去，火車動了，她真是萬分的歡喜；竟把她自己的尊嚴也忘了，俯下了腰，儘瞧着那些在轉動的鐵輪出神，同時又連珠般的發出了無數的問句來。她問：機車裏怎麼會有蒸汽的呢？蒸汽是怎樣造出來的呢？究竟是什麼東西在推動這些輪盤？為什麼火車不能在平地上走，必須到鐵軌上去走呢？她已不像是一個專制的女皇，而像是一個小孩子了。